▲闸北惨遭战火蹂躏

78年前，抗日战争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在上海打响

血沃淞沪：三个月激战 粉碎日本速胜迷梦

本报记者 鲁哲

▲ 中国空军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

“八一三”淞沪会战，90天顽强抗击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淞沪会战自1937年8月13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月12日我军西撤结束。

战役概况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侵占北平、天津以后，日本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月9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士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开枪打死1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击毙日军官兵2名。日本遂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大举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投入陆、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近30万人，动用舰船130余艘、飞机400余架、战车300余辆，狂妄地宣称1个月内占领上海。我国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中正(兼)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设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中央军(总司令张治中、朱绍良)、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和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部份省市保安总队，总计兵力约70余师，奋勇迎战。

战争一开始，我军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压迫敌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予敌重创。8月下旬，日军大批援军在吴淞、川沙登陆，我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至9月17日，我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坚持防御，直至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封我上海阵地的侧背进行远后方的迂回，我军才被迫于11月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罗店争夺战 “血肉磨坊”不忍卒睹

暮春的午后，宝山临江公园内。树阴下，几位老人悠闲地下棋。他们为自己的妙招得意，为臭棋懊恼。不远处，头发花白的奶奶牵着蹒跚学步的孙辈在公园里玩耍。风轻云高，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平和。

可是78年前，一场恶战就发生在这里。中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对抗日本最为精锐的部队和陆海空立体化大兵团进攻。与对方抗争的惟有不屈的精神、空前的斗志。此次会战，规模之巨大、作战之持久、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广泛，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宝山是淞沪抗战的主战场。惨烈无比的罗店争夺战、蕴藻浜两岸的阵地战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在淞沪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中国军队在杨树浦、宝山、吴淞、刘行、罗店、浏河多处与日军展开血战。其中打得最有名也最惨烈的当属罗店争夺战。

8月25日凌晨，第67师201旅在旅长蔡炳炎带领下奉命向陆家宅之日军第11师团一部3000余人发动攻击。日军是重炮、飞机开路，步兵紧随其后冲锋，我军官兵殊死相拒。激战中，蔡炳炎旅长向全旅官兵立下军令：“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遵！”

战至午后，全旅伤亡殆尽，402团团长李维藩及多数营、连、排长阵亡，蔡炳炎情急之下率领惟一的特务排和1个营杀入敌阵，正当此时，一发子弹飞来贯穿蔡旅长的胸部，当即倒下，牺牲之前兀自扬手高呼：“前进！前进！”

多年后，蔡炳炎儿子蔡浙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父亲率全旅官兵于8月20日抵达常州洪庙待命。父亲深知此去意味着什么。8月21日、22日他连续疾书四封家书，两致妻子赵志学，一致长女慕兰，一致次女惠兰。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他详细安排了身后事，包括家里日常用度的管理，甚至连大女儿的婚姻、小儿子的抚育都做了考虑。可谓儿女情长，丈夫气概。

8月27日，战况更趋惨烈。当夜，罗卓英调集部队由月浦、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继续向登陆日军冲击，日军主力第11师团以大炮、飞机、坦克应战，小小的罗店再度被炮声、杀声淹没，双方来回拉锯，反复冲杀。

我军主力彭善的第11师和李树森的第67师，携手作战，轮番上阵，坚守5昼夜之久，无数次打退日军进攻。在给敌以重创的同时，两个师的官兵承受巨大的伤亡，数字达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相继阵亡1个旅长、2个团长，营、连、排一级的军官战死更是数不胜数，第67师师长李树森负重伤后，无法继续指挥，黄维被从德国紧急应召归国指挥战斗。

日军在后继部队到来之后发动更猛烈的攻势。28日，坚守罗店的中国军队与敌连日激战后，因伤亡过大，阵地被敌突破。29日，黄维率第67师重新夺回，受到敌人强大火力轰击，尚未站稳又被迫撤出，罗店终告陷落敌手。

后来有军事专家评价，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是一架“绞肉机”，淞沪会战中的罗店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磨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城镇片瓦无存，惟余焦土，惨酷之状，不忍卒睹。

临江公园至今还保留着几处战场遗迹。1937年淞沪会战时，任第18军98师292旅583团第三营副营长的姚子青率部在此战斗，坚守城垣。全营600多名官兵最后全部壮烈殉国。牺牲时，姚子青年仅29岁。临江公园的陈化成纪念馆西南侧的草坪上竖立着“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坐落于临江公园里。目前，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新展馆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年8月13日，新馆将正式开放。目前正在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已征集到3000多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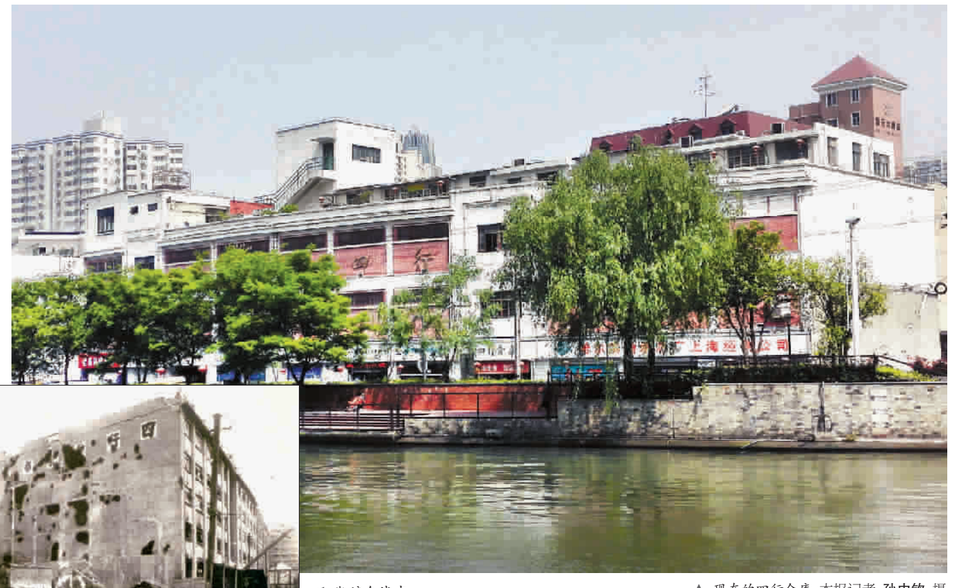
中国空军首次出动 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

1937年，日本有海军航空队、陆军航空队的各种飞机800多架，而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能作战的飞机约有300架。日本拥有飞机生产工业，国民政府的空军装备却完全依赖进口或外援，日本空军不但在数量、质量上占优势，还拥有战时消耗后自行得到补充的绝对优势。但即使如此，当时的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应战，血拼到底。

1937年8月14日，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第一次战斗就取得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零伤亡的辉煌战果。日军梅津航空队队长为此愤而剖腹自杀。当时的国民政府为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也为了进一步激励前线士气，鼓舞人民斗志，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上海抗战的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鲜为人知的孤本、藏本。责任编辑张树介绍，其中收录的《空中抗战纪略》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是首次发现的关于空中抗战的通讯、纪实。在《空中抗战纪略》中有记载“八月十四日下午，敌机十一架由台北出发，往浙江海面飞向杭州广德袭击，十七时五十分左右，敌机出现于钱塘江上空，我机即起飞迎击，敌机不支，队形瓦解。此役计被我击落七架，余机狼狈飞逃。”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中收录的《空军的处女战》中一文中写出了天空中出现自己的飞机时，国人欣喜的心情。“八月十四日，中国空军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显示了英勇的姿态，上海三百万民众怀着同样的又惊又喜的心情，仰着头，亲眼看见了她的英勇的战斗的姿态，这惊喜将立即随着捷报扩大到全中国，慰抚着四万万颗跳跃不已的心！”

郑振铎在《我空军炸敌目击记》中则写道：“‘我空军出动了！’这是今晨，最可纪念的‘九一八’以来的一个早晨，所听到的雷似的欢声。‘我空军出动了。’含垢忍辱已久的吾军，自今晨以后是改取攻势了！是要以蓄养已久的空军的威力，来轰炸敌人在上海的根据地与他们的进入中国海的舰队了！……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区办公，听见陆陆续续的炮弹的炸声。‘这是高射炮！’一位同事说。另一位同事刚从外面走进，欢容满面地说：‘我空军出动了！’立刻，全办公室里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郁的愤闷仿佛为之一舒。”



▲ 现在的四行仓库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淞沪会战中的四行仓库弹洞墙

死守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奋战4昼夜

西藏路桥，光复路。夕阳下，人来人往，热闹平和。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西藏路桥，过去曾是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点。1937年，在大桥北堍的四行仓库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只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中的谢团长就是谢晋元。“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第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带领400余人，号称“八百壮士”，据守四行仓库。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本军队，“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从10月26日战至30日，毙敌240余人，直至接到撤退命令后，才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激战中谢晋元留下的文字。在八百壮士英勇行为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界人士捐赠了大批食品、药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送入国旗一面。后因国旗太小，父亲打电话，由市商会派人送去特大国旗一面，长竹竿两根和旗绳……当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周围的太阳旗在晴空中飘扬时，租界观战的民众纷纷脱帽敬礼，欢声雷动。

现在的四行仓库正在紧锣密鼓地改造之中。未来四行仓库纪念地将由“一个广场、一堵墙、一个雕塑、一个展示馆”组成。

1937年11月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我军11月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中国军队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落下帷幕。

李宗仁曾这样评价：“淞沪会战，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上海战事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 罗店战场

▶ 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士兵投弹

(本版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轰炸、轰炸……日本对上海不宣而战

——外国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

“一千五百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卢沟桥事变后第四天，英国记者贝特兰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到达北京采访。卢沟桥事变后，大批外国记者来到中国，争相报道发生在中国大地上战争。美国记者勃鲁司以日记的形式记下1937年的上海战事，并起名为《上海不宣之战》。此书收入刚刚出版的“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责任编辑张树说，这是《上海不宣之战》首次与读者见面。

今天翻读这本书，仍觉血腥。这里摘录几则勃鲁司的日记。

● 八月廿三日

今日上海又发生惨案，继八月十四日星期六血案后，又致无辜之人民及非战斗员死伤八百余人之多。此案发生于上海热闹市区之中心，即先施公司百货商店之门前，一大型之炸弹，一说或系炮弹，自天空落下，擦着先施房子而落于路上，爆裂力甚巨，并损及对面之永安公司，此处附近一带立刻血溅街衢，惨不忍睹，于是上海受星期六血案之惊息未定，又遭二次之打击，全市顿成麻木之状，营业完全停止。

作者于出事后一二分钟即趋至先施公司门首调查，作者莅场之时，救护车尚未驰到，万国商团亦未到场，高炸弹爆裂，为时不过数分钟。此时之情况，即上海著名之日升楼角上最热闹之区，顿变成肃然无声，人迹杳然之地狱。此时万物皆呈静状，惟一听见之声音仅先施公司二楼之自来水管被炸毁，水流如注之声音而已。先施门外之死伤者，因炸弹之炸力猛烈，其尸身皆飞过南京路而堆积于南面之永安公司门首，弹落之处除小堆之残肢断足外，又净无一物。炸伤之人，有气息奄奄，尚未死者，观其满身血迹，疼痛必剧，然其动作迂缓，似并未受伤者，细思其故，乃恍然悟爆炸之巨声已使其耳聋神乱，失其受伤之常态，此时已漠然不能动。故死伤人数之中，竟不易辨认谁死谁生，真罕见之景况也。

死伤者堆积如矮墙，其上则为两百货公司之橱窗，窗上之玻璃已尽成粉碎，窗内所陈之玩具，散布于尸身之上，亦炸破入人体。两公司门内亦死伤满屋，其中尽系店员及购物之人，皆惨遭炸毙，有死于楼梯上者，有方在电梯中而毙命者，形状各一，惨不忍睹。浙江路南京路十字路中之交通指挥塔，司红绿灯之印度巡捕，已炸成残体，其尸身倒挂于塔上之栏杆上，为状狞恶，不堪入目。至交通指挥塔，虽系钢造，经炸弹之碎片击中，已有多数之洞穴，状如蜂巢。两公司内所有一切玻璃，已尽成粉碎，与屋中各种炸碎之物屑，皆横飞各处，满布于马路之中，南京路上靠先施公司一面，二楼上之自来水管破裂，水源源不绝而流，经尸身而流入街中，水中和以血液，于是路旁尽成血水，同时又橱窗一面，内陈列香水，经炸破后，香水四溢，于是血腥气与香气混合而成怪异之气味，触鼻后令人发呕。出事后据当局之调查，称死者约三百人。

● 八月廿八日

今日下午二时南火车站被日机轰炸，掷下炸弹数枚致无辜中国市民数百人炸死，及肢体炸残者，更令人目不忍睹。当日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第三版晚刊所载南站被炸之消息，上海市民所共读者，其标题为“大规模之屠杀”。事后据确实调查，死者计一百二十人，伤者四百人。

来炸南站之日机，共计八架，共投弹五枚，为首二弹即落于月台上，于是月台上候车之难民，惨遭屠杀，尸体横飞，遍地皆是。另一弹落于贫民居住之三关区，该处人烟极为稠密，死伤极重。第四第五两弹则落于陆家浜路及兵工厂路，弹落时路上民众正多，致死伤惨重。

日机在此处之投弹毁坏，极属可悲可泣，因死者大半皆系平民，受伤者皆在月台上候车逃难之难民，方候下午迟到之一点三十分火车，逃出战区，往乡间平静之处，殊未料大难临头也。

● 十月四日

日机每队三架，今日整日轰炸闸北，引起火灾数处。闸北轰炸，成为每天例行之事，投弹无算，以致记者拟将空袭次数及投弹数目作成统计之初衷，不得不放弃，因其数目实计不胜计。日机自晨迄暮轰炸太仓，烟尘弥天，但无火灾。

● 十月十二日

日机今日整天在闸北上空飞翔，继续投弹，同时发炮猛轰。此为一星期来本线最大之活动。傍晚时，苏州河以北一带均笼罩在烟尘之中。

● 十月十三日

闸北东部及北部，昨夜及今晨照例被飞机大炮轰炸，主要地点为商务印书馆及宝山路等处。轰炸麦根路之飞机，投下极猛烈之炸弹，地面上华军亦以炮火射击。

● 十月十六日

今晨及午后，日机猛炸闸北。投下之弹以百数计，多处被炸起火。一次记者见日机六架，同时投弹轰炸北站西苏州河以北约一千码路轨上之一段。炸烈之猛，全沪为之震动。

● 十月十七日

闸北照例之轰炸，今日仍照常举行。

● 十月十九日

日机今日下午以迅速及猛烈之行动轰炸铁路管理局美丽之房屋，该屋现已有一半被毁，因前曾谓日机投弹不准确，不能击中，故有今日之举，以泄其愤。

“你们给我食物，这种好意令我惊异”

——被俘的日空军军曹松浦久夫访问记

《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中收录了一篇“被俘的日空军军曹松浦久夫访问记”。作者名为佛舟——

读者还不会忘记吧，前几天我们在萧山附近击落日本重轰炸机一架，里面四个飞行员逃脱，经我们地方政府的搜索，结果于昨天将这四个敌人俘获，送到南京来。这四个人中，除掉两人身上受点伤送院医治外，其余二人受我方优渥招待。其中一个年纪很轻的叫松浦久夫，我得便与他谈话，写了一篇访问记。

松浦久夫是一个十足日本型的人，矮矮的身材长得十分结实，他到招待室的时候，只穿一身白色的粗棉布上下衣，赤着一双横阔短硬的脚，粗短的手指，一点小小的东洋式胡子，无论谁看见都能断定他是个日本人。

……

“请问你贵姓？”

“松浦久夫。”

“年纪多少了？”我们继续问下去。

“廿四岁。”可是我们从他的相貌看来，他仿佛已经是三十多岁了。

“你是那里的人？”

“福岛人”——四国的福岛。

……

“对于这次的事变，你有什么感想呢？”我问。

“我们政府对我们说，凡是我们日本人在贵国的都被杀害。”

我向他解释：“这事，我想你当然知道是不确的，前次贵国藏本副领事的‘被逼自杀’，此次贵国在沪水兵宫琦的失踪，我国政府代为寻获，并有极周密的照料；从藏本和宫琦的自白上，即可以说明一切。但是，你自己的观感怎样呢？”

他说：“这次落在贵国，你们的人民送给我食物，送给我棉被，毫无仇视之意，这种好意真令我惊异，同时也令我感激无已：本来我们被俘，只望一死而已。”

……

我们给他一杯茶一枝香烟，他连说“谢谢”不已。我们告诉他已经派人替他去买几套衣裳，等一会他就可以洗澡换衣裳了。他看看自己的身体，笑了一笑，又连说“谢谢”。……